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八十二回 百夫人墮地身死 引仙師念舊來援

詩曰：獨臥南窗一夢賒，悠然枕上是天涯。

□洲三島山無險，閨苑蓬萊路不差。

詩句精神池畔草，文章風骨筆頭花。

少年忠孝心如火，幾謁金門幾到家。

卻說王爺道：「雖是話長，你也大略些說與我聽著。」王明道：「昨日小的承了老爺軍令，不敢有違，即時一根隱身草，閃進城去。進城之後，找到百夫人宅上，街衢屈曲，經過一頭茂盛的林叢，只見一個大蟲飛到面上來，一口就咬住個鼻子，咬得小的昏昏沉沉，就要瞌困。小的心裡卻明白，想說道：『元帥老爺軍令在身，怎麼敢在這裡瞌困？』連忙的口裡說道：『你是個甚麼蟲咬著我？我有元帥的印信批文在這裡，你可怕麼？』那蟲倒是個靈蟲兒，就會說話，答應道：『你既是個奉公差的，我饒了你罷。』小的又多了個嘴，問它道：『你是甚麼蟲兒？』靈蟲兒說道：『我的事也一言難盡。』小的說道：『你也說來。』靈蟲兒說道：『維我之來，嘿嘿冥冥，非虺非螫，元狀元聲。不寢而夢，不醉而醒；不疾而疲，不歎而呻。若浮雲而未墜，若負重而莫勝。入人之首，條焉如兀；欲仰又俯，求昂反屈；若南郭子俯几而坐，北宮子喪亡而出。入人之目，若炫五色；注睫欲逃，回瞬成黑。如昌黎之昏花，步兵之眼白。入人之手，如擊如維。將掉臂而徒倚，欲撫掌而離披；墜何郎之筆，落司馬之杯。入人之足，如糾如纏；欲舉武如超乘，比寸步於昇天。李白安能脫靴於內陸？謝安何以曳履於東山，至若青緇浩曠，玉簡陳編，誦不能句，讀未終篇。惟我一至，令人茫然。如右軍之坦腹，靖節之高眠；又若汪洋奧義，佶屈微言，凝思佇想，欲採其玄。自我一至，忽然汗漫。如尹文之坐玄，達摩之逃禪。凡此之類，倦態不一，實我之故，伊誰之失！』是小的說道：『依你所言，你卻不是個瞌睡蟲兒麼？』蟲兒道：『是也，是也。』他又問小的是個甚麼人，小的道：『我是個枕頭。』蟲兒道：『你怎麼是個枕頭？』小的道：『你撞著我，卻不是個瞌睡撞著枕頭。』那蟲兒笑起來，一把扯住小的說道：『我正要個枕頭。』小的心上用得它，就將計就計，許下它一個枕頭，帶著它找到百夫人宅上。驀進百夫人房裡，只見百夫人正在那裡欲睡未成。是小的對蟲兒說：『這不是一個嬌嬌刮刮、白白淨淨一個好枕頭也。』那瞌睡蟲兒也曉得有些意思，一溜煙就溜在他的鼻子裡面去了。百夫人害了個瞌睡，鼾鼾的一片響，哪裡會醒！是小的乘其方便，撈將他這兩件東西來了。」王爺即時取過二千兩銀子，賞賜王明。

王明馱了這一百二三□斤銀子，走出帳外來，劈頭撞見個旗牌官，都來報事。又撞見個唐狀元、黃鳳仙，也來報事。唐狀元問王明從哪裡來，王明卻把個取百夫人兩件寶貝、王爺賞賜銀子各樣事，細說一遍。唐狀元道：「王爺叫我們五鼓聽令，若是幹功，也會有賞。」夫妻一對，即時走上帳前，拜見王爺。王爺即時把那條紅錦套索、幌心鈴兒，交與黃鳳仙，又吩咐他幾聲，說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又叫過唐狀元來，吩咐他幾聲，說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

到了天色黎明，番王領了左右頭目，大小番官，一齊坐在西門樓上，看百夫人出陣，功展何如。守到天明，哪裡見個百夫人出來？只見城下遠遠的兩個人，兩騎馬，來得從從容容，走到城門之下。只見左邊馬上是個男子，烏紗帽、大紅袍、黃金帶、皂朝靴，衣冠濟楚，文質彬彬；右邊馬上是個女人，金絲冠兒、大紅袍兒、官綠裙兒、紅繡鞋兒，眉彎柳綠，臉帶桃紅。兩個人齊齊的抬起頭來，看一看城上。番王一向心上疑百夫人在陣上賣國，今日之時卻又不見個百夫人出來，卻又看見城下兩騎馬兩樣的來人，心上越發犯疑，叫左頭目問城下道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？」唐狀元受了王爺妙計，答應道：「我是大明國一個征西大都督武狀元浪子唐英，蒙你百夫人新訂良緣，做我偏房次室，約了今早成親，故此特來迎接。」黃鳳仙受了王爺吩咐，高叫道：「我就是唐狀元的金紫夫人。連日和你百夫人敘話，蒙他許下嫁我丈夫，佳期約在今早，故此特來迎接。列位若不信之時，現有他的三丈多長、八□一個金鈎的紅錦套索，搖得響的一個幌心鈴兒，昨日已經交付在我處，約定今早只是成親，再不廝殺。」唐狀元又說道：「列位若不信之時，你看我們滿營中都是花紅掛綠，都是鼓樂齊鳴。」道猶未了，城外一聲炮響，各營裡鼓樂喧天。

番王聽知這兩席話，滿心准信，高叫道：「潑賤婢，敢這等苟求快活！我已三五日前看破他了，都是你們眾人和他遮蓋！今日噬臍，悔之何及！」叫左右快去捉他過來。一會兒左右們捉將百夫人來了。原來百夫人吃了瞌睡蟲兒的虧，一覺睡到日高三丈，還是這等魂夢昏昏，到了番王面前，只得雙膝跪下。番王大怒，罵說：「好賤婢，好個唐狀元的偏房次室，偏你要受快活，偏我的國把你賣麼？」叫左右的：「拿刀來！等我親自剮他一百刀，看你去做偏房次室不做！」百夫人越發不曉得風在哪裡起？雨在哪裡落？連聲叫道：「好屈也！好屈也！」番王又叫拿刀來。百夫人道：「鋼刀雖快，不斬無罪之人。怎麼平白地只要殺我？」

番王怒氣填胸，只是不得個刀到手。左右頭目卻把個唐狀元說的前緣後故，細細的與他說一遍。百夫人情屈難伸，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「天下有這等的冤枉事情！我丈夫死肉未寒，我怎麼許他偏房次室？假饒我要嫁人，銀眼國豈可少了我的丈夫？況兼甚唐狀元，我不曾看見他的面；甚麼大明國，我不知道在哪个東西南北？我怎麼有這段情由？」番王怒氣不息，罵說道：「潑賤婢，你還嘴強！你既是不曾得看見他，怎麼紅錦套索、幌心鈴兒兩件寶貝，都先交在他處？卻又睡到這等日高三丈，還不睜開眼來？」

百夫人被說得啞口無言，委是睡在牀上不曾早起來；起來之時，止摸著九口飛刀，不見了紅錦套索、幌心鈴兒。正叫做屈天屈地，有口難分。哪裡曉得是王爺妙計，兩著雙關。百夫人只得長聲啼哭，哭一聲百里雁，喊一聲天，喊一聲冤，叫一聲屈，哭得淒淒慘慘江天冷，任是猿聞也斷腸。左右頭目哭得心酸，說道：「這個中間決有些甚麼冤枉。」沒奈何，再三稟告番王：「饒他一命罷。」

番王看見百夫人哭得厲害，況兼又是左右頭目再三勸解，意思也罷。百夫人又哭又說道：「只是饒我死，我心事終是不明，放我出城去殺一陣，把那冤枉人的賊精，不是他，就是我！我死在沙場上心事就明。只是我死之後，不可令百氏無後！家有弱嗣，望二位老爺善為撫養。我夫妻兩個死在九泉之下，感恩不淺。」左右頭目說道：「你怎麼說出這許多的閒話？你只出城去殺一陣來，就見你的心事，勝敗非所論也。」番王道：「甚麼心事？只好去洞房花燭夜罷了！」左右頭目都說道：「決沒有此情。小臣兩個情願把兩家人口，做個當頭，放他出城而去。倘有成親之事，小臣兩家人口，願受其罪。」番王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兩家各供上一紙狀來，我才肯放他去；」左右頭目各自供一紙，如虛甘同受罪，番王應允。百夫人挽刀上馬，大開城門，放他出去。

百夫人騎在馬上，這一肚子冤枉，再沒處發洩，咬牙切齒，恨上兩聲。只見城門外果真一個頂冠束帶的少年，自稱唐狀元，和他拱手。他正然怒髮雷霆，又只見昨日那廝殺的女將，也是挽角穿袍，笑吟吟的叫聲道：「二娘子，你來也。」百夫人卻才曉得是這兩個人坑陷他！恨上兩聲，罵上兩聲，恨不得一刀就了結一個。把馬一夾，那馬走如飛。把九口飛刀盡著平生的氣力，飛舞而起，一直殺上前來。前兩騎馬轉身就走。前面兩騎馬走得緊，後面一騎馬趕得緊。走的走，趕的趕，不覺的一霎時就趕過了一層敵樓，一霎時又趕過了第二層敵樓。看看的趕上，早已又到了第三層敵樓。

百夫人狠起來，飛一刀上前去，一刀砍下一邊馬腿來。百夫人有了興頭，又夾起馬趕向前去，前面就不見了那兩個人。那騎馬不知又是甚麼緣故，一轆碌跌翻在地上，把個百夫人一跌跌將下來。百夫人正在怒髮衝冠，勢如破竹，走發了性子，撇開馬就是兩隻金蓮，步路而走，還指望照舊是這等其快如飛。哪曉得走不過三五丈之遠，也是一轆碌一個倒栽蔥，跌翻在地上。一聲梆子響，兩邊游擊將軍，一片的鈎耙繩索，一會兒解到中軍帳上，一會兒砍下一個頭來。唐狀元領了頭，到西門外豎起根竿子，懸著這個頭，高叫道：「銀眼國國王及大小官員人等知悉，早早的開門納降，遲者與此同罪！」唐狀元號令已畢，回覆王爺。

老爺道：「怎麼王老先生昨日就曉得今日百夫人會死？」王爺卻把個王明取過紅錦套索、幌心鈴兒，各營搭綵，各敵樓上細樂，各游擊鈎耙，各旗牌官掃沙安鐵菱角，唐狀元夫妻冠帶，事事細說一遍。老爺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今日之功，奇哉！奇哉！王

明是個抽車之計，唐狀元是個反間之計，搭綵鼓樂都是些插科打諢，鐵菱角、鈎把繩索才是下手工夫。卻還有一件，原來要滴溜圓的石子兒漫街，已自就算定了是今日之用。長慮卻顧有如此。」王爺道：「我因百夫人一日會跑千里遠路，故此把個圓石子兒漫街。圓石子兒分外光滑，怎麼起得步去？漫街之計，特令人不知。昨日卻掃開沙來，安上鐵菱角，任他踹在石子兒上，石子兒滑他一跤；任他踹在鐵菱角上，鐵菱角鑿他一跤。故此百夫人趕將來，馬就馬倒，人就人倒。這也只當是個地網天羅，死死兒關住他的。」

道猶未了，一面傳令諸將帳前頒賞。唐狀元夫婦各賞銀五□兩，各游擊各賞銀七□兩，各營各都督各賞銀三□兩，各旗牌官各賞銀二□兩。簪花掛綵，不在話下。

三寶老爺道：「此番卻好安排筵席麼？」王爺道：「夜不收曾說是還有一個甚麼引蟾仙師，只怕他又來費嘴。」老爺道：「只在今日就見定奪。怎麼今日就見定奪？若是沒有那個仙師，今日一定開門納城；若是果有那個仙師，今日一定關上城門，之乎者也。」差人看來，果是關上城門，城中不見有些甚麼動靜。老爺道：「這番狗敢這等強無禮，明日拿住之時，剮了做一萬塊。」

卻說番王看見西門外豎起竿子，掛起百夫人的頭來，卻才曉得百夫人是個真心實意，屈死了忠良。連忙的把兩張供狀交還了左右頭目，汗顏歸朝。左右頭目說道：「事至於此，不如開門納款，還得個乾淨。遲則禍來不小，欲解無由。」番王道：「起初不曾投降，得到如今卻是遲的。前日仙師，臨行之時，留下一個木魚兒在這裡，說道：『你國中若有大難，你就敲我的木魚兒，我自然下來救你。』今日如此大難，不免求仙師一番。」左右頭目說道：「仙師曾說百里雁何如？」番王道：「曾說他會死。」頭目道：「木從繩則直，人從諫則聖。前日仙師之言，主上不聽。今日百夫人之言，主上不聽。你莫怪小臣們所說，有眼不識忠良，有耳不聽忠諫，國破家亡，想在目下。」番王道：「你兩個人這等埋怨，你各人自去罷！我自自有處。」左右頭目果真的收拾去了。

番王道：「我只要我的仙師，要你們做甚麼？」即時謹焚真香，對天禱告。禱告已畢，拿出木魚兒來輕輕的敲了三下。響聲未絕，一朵祥雲冉冉的下來，雲裡面坐著一個引蟾仙師。按下雲頭，進到殿上。番王扯著磕頭就是拜，仙師即忙還禮，說道：「主上，你今日怎麼行這個大禮？」番王道：「御兄在上，寡人今日國中彼此大難，控訴無門。望乞御兄廣開方便，和我救拔一番。」仙師道：「百里雁何如？」番王道：「果中御兄之言，已經死了。」仙師道：「敵人連輸連走，正所以長他的驕，滿他的氣，他公然不知。驕矜自滿，驕兵必敗，欺敵必亡，焉得不死。百夫人何如？」番王道：「百夫人倒盡忠而死。」仙師道：「他那三件寶貝，這如今都在哪裡？」番王道：「飛刀隨陣喪失，套索、鈴兒，都是未死之先，送了中朝。」仙師道：「也沒個送中朝之理，想是被他們設計取將去了。左右頭目在哪裡？」番王也是個狡獪的，就裡一個小小的謊兒，說道：「左右頭目不堪提起。」仙師道：「怎麼不堪提起？」番王道：「他兩個每每主張我去投降，我說還有御兄在上，不曾稟告得，怎麼擅自投降？他兩個就使起性子來，說道：『今日也御兄，明日也御兄，當此大難之時，御兄在哪裡？你既是求教御兄，我們不如各人去罷，且看你御兄，明日做出甚麼乾坤來！』」故此他兩個拂袖而去，再三留他不住。」

番王這一席話，分明要激發個仙師。果真的激石乃有火，激水可在山。仙師就激將起來，說道：「這兩個人好沒來歷，何故小視於我？他說我不如，我偏然要做個大乾坤來他們看著。」到了明日，衣袖裡取出個經折兒，掀了一掀，掀出一個畫成的觸角青牛。仙師噴上一口水，那只牛就撲地一聲響，竟自走將下來。仙師穿起衣服，跨將上去，手裡一管沒孔的鐵笛，竟望西門上出去。番王道：「御兄，你不用些軍馬麼？」仙師道：「要他去抵槍？要他何用！」番王道：「你不用甚麼兵器麼？」仙師道：「要它去絆手？要它何用！」番王道：「你卻怎麼去廝殺！」仙師道：「這青牛就是我的軍馬，這鐵笛就是我的兵器。」

道猶未了，逕自出了西門，來到一層敵樓下。各營裡不曾得令，不敢出兵。仙師跨著個牛，直前而走三五□里之遠，只當得緣繩走索的，緣一遭繩，走一遭索。一會兒走到第五層敵樓之下，看見寶林山石崖上一行大字，著眼一瞧，只見是「雁飛不到處，人被利名牽」□個大字。仙師沉吟了一會。怎麼看見個字有個沉吟？原來引蟾仙師是天上一個乾韜星，乾韜星頭上就是個利名星，憑著你是甚麼紮搭的，利名星一牽就走。他沉吟之時，看見百里雁死在這裡，是「雁飛不到處」一句，已經准驗了。若是「人被利名牽」這一句，再若准驗之時，卻不這場功勞是個假的，故此費了這一會沉吟。弄做個沒興走，撥轉牛來，照著西門上又是這等急走如飛。一會兒又在西門上各敵樓下，還不見些動靜。走了一會，又望山腳下一去；過了一會，又望西門上一來。一日工夫，就走了三五轉。元帥只是個不傳令，各營裡只是個不出兵。一個仙師，一隻青牛，跑進城裡去了。

卻說二位元帥看見有個仙師又來出陣，也不傳令諸將，一竟請到天師。天師道：「容明日出馬，看是何如？」明日之時，天師整衣出馬，只見西門上走出一位仙師：

頭戴鹿胎皮，身披鶴氅衣。

青牛丹井立，鐵笛醮壇歸。

倒也好一位仙師，洋洋的滿面風光。天師道：「來者是哪一位仙翁？願通名姓：」「仙師把個青牛夾一夾，走向前來；把個鐵笛兒擺一擺，像個要吹之狀，從從容容，卻說道：

仙翁無定數，時人一壺藏。

夜夜桂露濕，村村桃水香。

醉中拋浩劫，宿處有神光。

藥丹山■鳳，棋函白玉郎。

弄河移砥石，吞日傍扶桑。

龍竹裁輕菜，鮫絲熨短裳。

權栽嗤漢帝，橋板笑秦皇。

逕欲隨關令，龍沙萬里強。

天師聽罷，說道：「這是李義甫贈玄微先生的五言排律。以此觀之，仙翁莫非是玄微先生麼？」仙師道：「是也，又名引蟾仙師。既承下問，願聞道長大名？」天師道：「吾乃大明國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張天師是也。」仙師道：「既是一個天師，豈不知天時？豈不知地利？何故提兵深入我西洋之中，滅人之國，絕人之嗣，利人之有，費人之財，是何理也？」天師道：「仙翁差矣！我二位元帥奉大明國朱皇帝聖旨，欽差撫夷取寶，果有我中朝元寶，理宜取回。如無，即有一紙降書，何至滅國絕嗣之慘。」

仙師道：「既不滅國絕嗣，怎麼殺了我國中一個百里雁，又一個百夫人，兵卒們不下五七百，這些人命都有何辜？一旦置之於死？」天師道：「這是他們不知天命，負固不賓，自取其罪。」仙師就惱起來，說道：「你說哪個不知天命？哪個自取其罪？」天師道：「像你這等助人為惡，就是不知天命，就是自取其罪。」仙師把牛一夾，就是一鐵笛掀過來。天師也把馬一夾，就一寶劍掀過去。你一笛，我一劍；你一上，我一下。仙師也打不著天師，天師也打不著仙師。弄鬆了一會，各人散伙。仙師道：「你明日再來，看我的本領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一定來相陪。」

到了明日，仙師相見，更不打話，坐在青牛背上，拿起根鐵笛來一撇，撇在半天之上，喝聲道：「變！」那根鐵笛即時間變，一□、一百、一千、一萬，滿天都是鐵笛。又喝聲：「長！」那上萬的鐵笛一齊長起來，長有千百丈之高，拄天拄地。又喝聲：「粗！」那上萬的鐵笛一齊的粗起來，粗有三五丈之圍，無大不大。又喝聲：「來！」那上萬的鐵笛一聲響，又是一根鐵笛，掉將下來，拿在手裡。天師道：「這等的術法，有何所難！我也做一個看著。」拿著一口七星寶劍，喝聲道：「起！」那口寶劍自然騰空而起。喝聲道：「變！」那口寶劍就是變，即時間上□、上百、上千、上萬，滿空中都是些寶劍。喝聲：「長！」那上萬的寶劍就是長，即時間就長有千百丈之高，撐天撐地。喝聲道：「粗！」那上萬的寶劍也就是粗，即時間粗有三五丈之圍，遮天遮地。喝聲道：「來！」那上萬的寶劍一陣火光，一齊的掉將下來，還是一口寶劍，歸在天師手裡。

仙師道：「我要自己變化，一個變一個，一個變百個，百個變千個，千個變萬個。你意下何如？」天師道：「這個不消了。分身之法，且莫說是貧道，就是貧道跟隨的小道童兒都是會的。」仙師心上有些不快活，說道：「你何視人之小也！既是你的小道童兒都會，你就叫他出來做一個我看。」天師笑一會兒，說道：「此何難哉！」叫出一個小道童兒來，年方一二歲，頭髮兒齊眉，穿領毛青直裰，著一雙紅廂道鞋。天師吩咐道：「你做個分身法來。」那小道童兒且是慣熟，把個頭髮兒抹一抹，把個直裰兒抖一抖，口兒裡念一會，手兒裡捻一回，自己喝聲：「變！」即時間一變百、百變千、千變萬，雖然萬數之多，一樣的頭髮，一樣的直裰，一樣的道鞋。天師喝聲道：「長！」那萬數的道童兒就是長，就有丈之長。天師又喝聲道：「粗！」那萬數的道童兒就是粗，約有五七尺圍之粗。天師看著仙師，問聲道：「可好麼？」仙師道：「也好。」「好」字未了，仙師手裡的鐵笛吹上一聲，只見一陣風突然而起：

可聞不可見，能重復能輕。

鏡前飄落粉，琴上響餘聲。

一陣風漸漸的大，漸漸的狂將起來，翻天覆地，平地上卻站不住人。仙師的意思要刮倒那些道童兒，哪曉得上千上萬的道童兒，就是釘釘住了的一般，動也不動。過一時三刻，風兒漸漸的萎，天師卻才丟下一道飛符，即時一朵祥雲從地而起：

若煙非煙，若雲非雲。

鬱郁紛紛，蕭索輪困。

那上千上萬的小道童兒，都站在雲頭騰空而起。天師道：「今番可好麼？」仙師道：「好便好，只是起得慢些。」天師道：「你還要怎麼快哩？」仙師道：「你欺我不會快麼？」牛背上鐵笛又是一吹，那條牛早已起在半天雲裡。天師跨上草龍，也自跟到半天雲裡。仙師拿著鐵笛，照著道童兒橫一撇，要做個筆鋒橫掃五千軍。天師伸起手接著，還是一個道童兒，分明是個粒粟直藏千百界。仙師看見天師不是個巧主兒，落下雲來，竟回本國而去。

天師輕輕的放了道童兒，拜見二位元帥，元帥道：「這仙師好一管厲害鐵笛也！」天師道：「那個鐵笛又沒有孔，又吹得響，又能呼風，又能變化，倒是個利嘴的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不如也叫王明去撈他的過來罷。」天師道：「這也通得。」老爺即時叫過王明來，吩咐道：「現今引瞻仙師那管鐵笛，你去撈他的過來。撈得之時，也照王爺舊例，賞銀一千兩銀子。」

王明應聲而去。心裡想道：「前日王爺賞我一千兩銀子，只當吹灰。今日老爺許我一千兩銀子，不知財氣何如？且走進城去，再作道理。」進了城門，轉東彎，抹西角，找到仙師的宮中，摸進仙師的居裡。只見引瞻仙師端端正正在那裡，桌子上一枝燭，一爐香，一部《道德經》。王明抬頭瞧一瞧，仙師張著兩隻眼睛坐在那裡，卻又不見個鐵笛兒在哪裡，就是看見個鐵笛兒，卻也下手不得的。王明沉思了一會，無計可施。

畢竟不知是個甚麼計較，才撈得他的鐵笛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